脸上的青春痘让贾宝玉成了色鬼贾瑞

2

人物纪实

欧阳奋强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87版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,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。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,回顾、还原了《红楼梦》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。

[上期回顾]

上小学时,欧阳奋强参加了少年宫的合唱队,可是因为唱歌跑调,他当场就被指导老师“请”出了合唱队。之后,欧阳奋强参加了故事队。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革命故事《赔茶壶》,故事讲得好,欧阳就出名了。后来还调到了峨影。

1983年《大众电视》第三期刊登了《红楼梦》拍摄的消息,还要在全国选演员。看到这个消息,我还兴奋了一下。但也就是兴奋了那么一下,我就泄气了。因为我看拍《红楼梦》的阵势那么大,我这样一个团里的板凳演员,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我?那个时候,已经有了一批观众熟悉的演员,如龚雪、张瑜、郭凯敏、沈丹萍、刘晓庆、李秀明等,选我去演贾宝玉,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。

可不久,报纸、电视和广播公布了一个消息,《红楼梦》不会用明星,会全部起用新人。马上,全国有上万人应征。从上万名的演员里面挑选了六十多名条件比较好的演员,在1984年春季北京圆明园举办了第一期“红”剧演员培训班。和我一起拍摄电影《虹》的张玉屏和高亮就是其中第一期的学员。

在全国撒网选贾宝玉的人选里,我的好朋友、演贾瑞的马广儒也曾经是候选人之一。在全国选贾宝玉的时候,选演员的王贵娥(在剧中她演尤氏)去了安徽的安庆,有人推荐了马广儒。马广儒正在演出,一听是来选贾宝玉的,在卸了戏装之后又化好装去见王贵娥。王贵娥和夏明辉老师(在剧中她演邢夫人)见到马广儒之后,看到他脸上长了一些青春痘,就犹豫起来。安庆文化局非常支持马广儒试镜演贾宝玉,专门安排他治疗青春痘,也是非常希望安庆能出个贾宝玉来。

等到马广儒来到北京之后,还没下车,夏明辉老师一见到他,就急了:“小马,你怎么回事?不是让你把脸彻底治好了再来吗?你这样,我们怎么跟导演交代?”马广儒刚下火车,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数落弄哭了,坐在车里一言不发。王贵娥看见了很心疼,就问马广儒:“你是坐来的还是睡来的?”“我们文化局给我买了一张软卧票,我坐软卧来的。”

软卧啊,可见马广儒是安庆市的宠儿,毕竟他是黄梅剧院的正派小生。后来一试戏他确实不适合演贾宝玉,好多人都来安慰他;他也不想在北京呆了,想立刻回家。正好试王熙凤的演员乐韵没人搭戏,剧组是女演员多、男演员少,她一眼看到马广儒,就要马广儒和她搭戏排练。两人才排了两次,就配合得非常默契了。

“我想着嫂子,就遇见了嫂子,这不是有缘吗?”除了马广儒的台词有口音,把“缘”念成了“匀”外,演贾瑞很有戏,气质和表演都很到位。“好极了,你就演贾瑞吧!”马广儒没有想到这一段“贾瑞戏凤姐”就把他留下了。

演柳湘莲和北静王的侯长荣也曾是贾宝玉的人选。剧组在全国选了一番后,把录像带带回北京,中央电视台的主要领导和关键人物都来看这些候选人的录像。“这个男孩子叫什么?他就是我的宝玉了!”王导看到一个男演员兴奋地说。“对不起,导演,他叫侯长荣,有一米八的个子,如果让他演宝玉,那黛玉又得找多高的呢?”王贵娥急了。王导只好叹气:“反正不能扔掉,太可惜了,留着他吧,我会用他的。”侯长荣因为个子太高和宝玉擦肩而过。

1984年7月6日《新民晚报》登出了《谁人饰演贾宝玉》的消息,于是又有上万人报名。

这些报道,我只是当作热闹看,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张玉屏向王导推荐了我,刚好王导要到四川的峨眉山、青城山选景,就带着邓婕、周岭到了成都,住在锦江宾馆。王导想既然到了成都,那就顺便见见我吧!他就让邓婕到我家来找我。当时我出去玩了,回到家已经很晚了,还怕吵醒爸、妈和妹妹,就轻手轻脚进了我的房间,看见茶杯下面压了一张纸条:

欧阳:

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的导演王扶林想见你。明天上午十点到锦江宾馆来,我在门口等你。

邓婕

回到家,看完这个纸条,我就惊呆了,感到有些不知所措。随即又转念一想: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可能就落在我头上呢?不可能的事情!再看人家导演还住在锦江宾馆那么高级的地方,是大人物,怎么也不会看上我。想着我就要上床准备睡觉,我爸听见我回来,就进了我的房间说:“你就算是去见识一下嘛!”我说:“人家是《红楼梦》的导演,又不是其他戏的导演,估计我是没啥子戏的。哦,还有,那个导演就是《敌营十八年》的导演哦,是大导演,不可能看上我,不可能!”我爸又说:“就是大导演你才要去见识一下,怎么一说到大导演你这个娃娃腰杆就不硬气了呢?”我看了看手表,已经快午夜了,就坐在那里犹豫。我爸说:“也许这是一个机会。”就是我爸的这句话鼓励了我,我起身顺手抄起一条大裤衩,蹬着一辆破自行车直奔锦江宾馆去了。

敲开405室的门,一位脸庞瘦削、个头不高但显得很精干的老头儿自我介绍:“我就是王扶林。”这就是《敌营十八年》的大导演,也是《红楼梦》的导演啊,待人这么亲切,让我紧张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,这才看到房间还有另外两个人,他们也迎了过来。身材高大魁梧的是《红楼梦》的编剧之一周岭,像一个拳击运动员的是摄像李耀宗。

见到王导,他问了我一些情况,就要我去北京试戏。我赶紧解释深夜造访的原因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出外景,所以这么晚来打扰他们。王导说《红楼梦》的其他角色现在都定了,邓婕还有战旗歌舞团的张莉分别扮演王熙凤和薛宝钗,就是贾宝玉这个角色没有找到,是张玉屏推荐我,让他来看看我是否合适。

王导和蔼地对我说:“你有时间到北京来参加试镜吗?”“我7月份都在外景地,时间挺紧张的……现在需要看一下我的表演吗?”我提心吊胆地问。王导对我说:“你呀,在这儿(成都)不用试戏了,你坐飞机过去(到北京)试一试。”

1984年7月12日,我穿着一双塑料凉鞋,上身是军衬衣,下身是一条蓝色的确良裤子,坐飞机飞往北京。在办理登机牌的时候,我要人家给我一个靠窗口的位置,我要看看蓝天和白云。去了“红楼”剧组,又来了许多从全国各地选来的贾宝玉候选人。到了北京我很兴奋,街道那么宽阔,天空湛蓝,就像我的心情一样晴朗。

心情晴朗得没有把要试镜演宝玉的事情放在心上,张玉屏和也是拍《虹》认识的魏力陪我在北京到处逛。直到第三天,就是1984年7月15日,我早早和化装的郑大姐来到北京南菜园——大观园的修建处试戏。不一会儿,筛选出来试宝玉的二十四个小伙子陆续到来,他们都打扮得很时髦,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个土鳖——上身是皱巴巴的背心,下面是短球裤,一双拖鞋。在导演、摄像、编剧、制片主任都一一到齐之后,试镜开始。我头天晚上酝酿的情绪,在这时全没了,脑子一片空白,要命的是情绪走了,紧张来了。

郑大姐仔细给我化装、戴上头套,镜子里面出现了一张清秀、俊气的脸,那是我吗?眨巴了几下眼睛,没错,就是我;再仔细看着自己的时候,感觉也慢慢回来了,再回头看其他演宝玉的人选,一种难得的自信也来了。这种自信把我的忐忑和紧张一扫而光,我起身轻松走到水银灯下,和张玉屏搭戏。“预备——开始!”我和张玉屏默契、顺利地演完了这个片段。二十多个贾宝玉的候选演员试完戏,我心里就有底了,在招待所,我见到了演薛宝钗的张莉,她很漂亮、斯文和温柔,又是四川老乡,我们就聊起天来。她说:“你们都是专业演员,我是跳舞的,好羡慕你们啊!”虽然我的角色没有定下来,但张莉对我还是很好、很亲热。她羡慕我,我还羡慕她呢,她已经是薛宝钗了!回到成都,我去崇庆县的山里拍了十多天的戏,回到成都就有记者找上家门要采访我,说是我被选中扮演贾宝玉。

怀孕的韩冰选择了割腕自杀

9

都市情感

曹洁 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,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。吴宏家境贫寒,他有操盘天分,笃信君子爱财,当取之有道。这样的两个人相遇,爱得深沉热烈,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。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。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,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。

[上期回顾]

林峰无意中发现,实际上,公司的外盘单子根本没有进入国际市场,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其实把手续费全部据为己有了。林峰找到总经理,借此提出索要500万元。无奈之下,总经理只得请香港的聂老板出马。聂老板、总经理和林峰,三个人在娱乐城达成了同谋。

咖啡店里的人都很安静,大家好像都在默默地体味人生的苦涩和咖啡的甘苦,到底有什么不同。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了,林峰等了半个小时韩冰还没有过来。或许她是不会来了,他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韩冰,他觉得已经到了要离开深圳的时候了,否则很可能会引火烧身,王总经理太贪心了。

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了,结了账,林峰走到门口时,看到从的士上刚刚下来的韩冰,一脸的憔悴。韩冰奔跑着走过来,说:“不好意思,我迟到了,你怎么今天想到要找我?”

“想你了。”林峰伸出手猛然拉住韩冰的手塞进他的风衣口袋里。这个举动让韩冰吓了一跳。尽管平日他们也有嬉笑怒骂,但这一次,他抓着她的手充满了力量,而且和平时的感觉完全不同。

“是你让我在深圳生存了下来!”林峰说,他们又重新回到咖啡厅。“不,是你努力的结果。”韩冰轻叹着,本能地抽回她的手,却顺手从林峰的口袋里扯出一张报纸。

“南方的事情你知道了吧!”林峰假装很随意地问。“嗯,但到底有多严重我也不是很清楚,我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!”“听我的,还是早点离开南方期货吧!”“我知道,可是秦雄还有5000万的资金呢,等他的资金全部取出来了我就走!”

“哦,对了,”韩冰像是想到什么似的,说,“还有这个,好像上次胶合板的事有眉目了,就是秦雄说有人在跟他的单做老鼠仓,你看看,这个账户是你的吗?他可能怀疑上你了,他最讨厌有人在他的计划中做老鼠仓。”韩冰拿出一张账单,客户编号是“23999”。“嗯,是我的,不过你别担心,他不能把我怎么样,我和他的合作结束了,这个是我应得的,他应该从中学到人不应该太自以为是!”

韩冰看着林峰,发现他的眼神和一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,不自卑、不渺小、不怯懦,甚至完全是一种骄傲和强者的姿态,她知道早晚有一天秦雄会被林峰摆一刀的,但她却不想阻止。

“韩冰,你听我的,和我一起走吧,离开这里!”林峰突然再次握紧她的手。“可是我和秦雄……”“我知道,我不在乎!我喜欢你,我想和你在一起!”林峰急切地说。“林峰,你听我说,我怀孕了!”林峰愣住了,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响,眼前一片空白。

“他要这个孩子吗?”林峰的声音有些沙哑。“不管他要不要,他是孩子的父亲,孩子应该和他的亲生父亲在一起!”韩冰回答得很平静。“选秦雄,就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吗?”林峰还是不能理解!“是!”韩冰下意识地低头摸着自己的肚子,躲着林峰的眼神。

“你难道不记得他对你发火吗?他可以因为任何一个理由对你发火,难道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吗?”林峰反问。他不能理解,为什么韩冰一定要选择秦雄,要接受那种耻辱。

“他,他给了我一幢别墅!”韩冰噙着泪低声说。“一幢别墅对你来说很重要吗?”林峰不敢相信在他心中超凡脱俗的女子也会和那些风尘女子一样。竟然也追求物质的奢华!面对林峰的激动,甚至是愤怒,韩冰喃喃地说:“对,我很实际,也很现实。我不奢望他的爱,我要的只是男人的责任感。爱是随口就可以说出来的,但承担却是要钱,要实力的!”

“韩冰!秦雄给你的,我也一样能给你!”林峰痛苦得心都要碎了。他再次拉起她的手,大概是太激动了,林峰把韩冰的手握得生痛。韩冰看着难过的林峰,满眼是泪,她有必要让他彻底对她失望,她用极其酸楚的音调说:“你知道吗?是他给了我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机会,他对我的意义,就如同我对你的意义!”

林峰把握着韩冰的手抽了回来,颓然吸着烟,再没有言语了,似乎韩冰的话压住了他的舌头,他只能用香烟头上不断出现的惨败长灰倾吐他胸中无限的哀愁。约莫1个小时后,他站起身,把一张银行卡放在茶几上,冰冷地说:“你曾给过我一笔钱,我用10倍来偿还,既然你不肯和我走,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,我是不会欠任何女人的钱的!”说完,他推开旋转门,走出了咖啡厅,韩冰定定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,嘴唇颤抖地自语道:“林峰,对不起,我终究是要毁灭的,认识你后我经常会想到如果,如果我们早一点相识,如果我没有和秦雄在一起,如果我没有怀孕,或许我们可以过很幸福的生活。我不是个好女人,你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!”此时,韩冰泪流满面,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剐走了,剩下的是一具空寂、轻飘飘的躯壳。三天前的回忆和感触还是那么真……

韩冰知道自己怀孕了,她知道后有些兴奋,但更多的是忧虑。第二天,她终于鼓足了勇气去公司找秦雄,说:“我怀孕了!”秦雄的方脸上本来还带着笑容,但是听她说完后,笑容马上从脸部消去。秦雄沉默不语,他的头贴着椅背,眼球停止了转动茫然呆坐,仿佛一座泥塑的雕像。良久,他开口说: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!”

突如其来的怅惘,来到韩冰的心房。她凄凉一笑,迟疑了一下问:“为什么?”秦雄没有回答,他从椅子上跳起来,抓起衣服,拉开门走了出去。韩冰用绝望的目光追随着秦雄,当看到他头也不回地毅然走出门的时候,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,这个房间瞬间变得漆黑一片。

接下来,白淑华来了,这个已经和秦雄离婚多年的女人依然和秦雄保持着联系。她约韩冰到名典咖啡厅见面。等韩冰坐下来,白淑华递给她一支摩尔,自己也点燃了一支。韩冰从来不抽烟的,但她的心真的乱得如麻,看着眼前燃烧的火苗深深地吸了一口。白淑华看了看韩冰,说:“爱情的万分之一是激动浪漫,万分之一是悲情抱恨,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平淡生活,激动浪漫供人欣赏,悲情抱恨给人咏叹,平淡生活却是身体力行。你是秦雄的哪个万分之一我不清楚,但你要清楚,我才是秦雄的那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。”

“我从来没要求过什么,只是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已。”韩冰的脸色越发苍白。她没等白淑华再说什么,接着说: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,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母亲!我没有力量像一只母狮子一样护着自己的孩子,我想把这个孩子给你,就作为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补偿吧!”韩冰颤抖地说,她的眼神里闪着一种悲悯的光。

白淑华忽然干笑起来:“你没有要求?秦雄的哪个女人开始说过要让他负责?可哪个女人到最后不想让他负责的?你的孩子,我不要!他流着你的血,我把他养大了,等着他报复我吗?你为什么总要装出这个样子,你为什么总要装出很委屈受尽折磨的样子?我最讨厌你这种一副好似圣人的样子,让天下人都成了罪人一样?”突然白淑华几乎是吼着说,“你想去哪里就把你的孩子带到哪里,还有,我建议你最好打掉他!”

白淑华站了起来:“你好好想想!你是不是想毁掉这个孩子?因为他生下来可能成为畸形儿,看到这种烟了吗?这是毒品,你知道吗?你怀孕了这是我不能忍受的,是你破坏了规则,不是我害你,你是不能怀孕的,秦雄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,我不会让你们这种女人瓜分我的财产!”说着,白淑华慢慢地走了出去,走到街道上,钻进了她的宝马跑车里。韩冰傻了,她坐在沙发上,她被这个事实惊呆了,她惊恐地看着飘在空中的幽蓝烟雾,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
还能去找林峰吗?不可以,她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就是自生自灭。她知道林峰即将踏上去香港的旅程,那么从此以后在深圳她唯一可以说话的人也消失了,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……

她想到过如果她死了,远在周庄还有一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怎么办,但后来她觉得也许她活着反而对妹妹是种拖累,但她要最后去看妹妹一眼。从周庄回来的那个漂泊大雨的深夜,她拿起水果刀,轻轻划开了手腕……